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### 第十三回 海天萬里快整歸裝 石上三生相逢狹路

那時慶如已將次畢業，幾年海外，祖國縈懷，不料竟有許多變故，所以急急要想回國來察看一回。看見鐵山到東京，便時常過來，問些中國的事。過了幾時，收拾回國。慶如一到上海，此時上海縣已不是他的叔父了，便另找寓所住下。次日來訪元戚，相見之下，寒暄了幾句，慶如笑問道：「我看見那些小報上說的什麼追悼會，是你開的，這中間怎麼一個情節？且請說來。」元戚歎口氣道：「真是一言難盡。」便將上項事說了一遍道：「我此番造了這一番因緣，總算享了些人生幸福，只是往後的悲苦，加利償還不止，難道紅顏薄命，老天竟有成例可循，牢不可破的麼？」慶如搖著頭道：「那卻不然，從前中國男女錯配的多，往往有駿馬馱癡的事，釀成疾病，更有家庭專制，鬱鬱不得舒的。所以古諺相傳，把薄命兩字，作了女子的徽號，其實都是婚姻不自由的緣故。是人作的，並不是天派的。不過古人先有了迂腐的見解，不歸咎於人之立法不善，卻歸咎於天之造命不齊，那真冤枉呢？但看泰西各國，自由結婚之後，何曾有半途夭折的事？至於像珊珊的早卒，大約由於反動力過巨，恣縱極了，反要短命。也算是人自己造的呢！」元戚聽了，方不言語。慶如又問道：「我聽上海還有個武林林哩。她的名望，比珊珊更大，你可相熟嗎？」元戚躍起道：「怎麼不曉得那人的歷史？我都打聽明白了。她本是杭州人氏，本姓石，她父親也是一個秀才，平日訓蒙度日，只因一病身亡，她母女在家，存身不住，到杭州來投親，遭了誑騙，以致墮落煙花，轉徙到滬。有一個秦姓客人，很賞識她，曾把她娶回湖南原籍，過於一年，又因事下堂，此刻重張豔幟，生張熟魏，雲集其門，她卻比前更覺生得風流，那思想也高尚了許多。還聽得他在家裡，最喜歡看的是巴黎茶花女遺事，常說青樓中愛情最深的，要算是馬克格尼爾姑娘，卻並世又生了一個亞猛，兩美相台，演出這一樁韻事，可惜東方偌大一個繁華世界，卻沒有這樣兩個人，豈不使花叢減色，所以他立志要學馬克，那一本小說書，從頭到尾，背都背得出，只是還沒有知心的，也可當那亞猛的，也是一樁缺憾。」

慶如聽了，跳起來拍手大笑道：「那東方亞猛除了我，還有誰人，我們就找他去。」元戚笑道：「你可曉得亞猛初會馬克，是在戲園裡麼？這武林林最愛聽戲，常到丹桂裡去。今天又是小子的打花鼓，大約他必在那裡，我們何不也去聽戲，作個不期而遇呢？」慶如躍躍願往，當下就在元戚處晚飯，先著人去定一個廂，大約八九點鐘的時候，便同行往湖北路來，到得戲園，就有案目領入包廂，卻是三包，靠著戲台頂近，慶如沒有坐下，先向兩邊廂房一望，只見花團錦簇，已到了許多大家眷屬、青樓蕩婦，也有掛著花籃的，也有裝著水果盆子的，最闊綽的還點著一對水月電燈。卻緊靠他們廂房的裡面一間，裝飾得更整齊些，客還沒有到，只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坐在那裡，穿一件白竹布短衫，外套一件黑洋緞背心，已發出黃色了，赤著腳卻穿一雙黑布鞋子，在那裡呆等。慶如看是龜奴模樣，便不理會，元戚卻問案目，問壁包廂是誰定的？案目說一聲是迎春坊武林林，便匆匆的招接別人去了。慶如聽了暗喜，看台上時，正做夏月潤的花蝴蝶，跳五張台，一時台上下喝采的聲音，如春雷振蟄一般，以下便是七盞燈的二進宮，孫菊仙的搜孤救孤，都是拿手好戲。慶如暗想：時候已有十一點了，那人怎麼還不見來？正在盼望，接著就是打花鼓出場，小子和扮鳳陽女子，雖是荊布裙釵，越顯得花嬌月媚，林步清扮的公子，小保成扮的龜子，插科打諢，談諧入妙，那時千百隻眼的視線，齊集在台上，口裡叫好，眼裡出神。慶如也覺可觀，便抬著頭望，只覺著鼻管裡一陣異香透入心裡，更迷迷糊糊的，只道是台上吹下來的，不料一回頭，卻有一個天仙般精神花朵般相貌的妙人兒，端端正正，坐在隔廂，慶如反覺糊塗塗塗的，問元戚道：「是不是那人來了？」元戚一回頭，恰好武林林也回過頭來，正打個照面，見他兩人交頭接耳的光景，不覺微微一笑，瓠犀一線，渦印雙圓，竟把慶如的魂靈直提到半天裡，再循著拋物線落下，剛剛落在武林林身上，呼的一聲被他吸入心裡去了。

半晌半晌，開不得口，直到一齣戲做完，老旦出場，戲客紛紛的散出，方才驚醒。看隔廂時已空空的了，便問元戚：「那人幾時走的？」元戚道：「你難道沒看見麼？走了好久了。」慶如道：

「我只覺眼裡花花的，不曉得他何時才走。」元戚道：「我明明見你一眼不瞬的看著他，他看見你這樣，不曉得掩口笑了好幾回。又同他的娘姨，切切私語了幾回，臨走時，又回頭看了你幾看方去。我正羨慕你會弔膀子，原來竟是沒帳。」慶如方懊悔道：「我怎地這般昏了，竟沒有領他的好情。」說罷，又歎口氣道：「顛不刺的見了萬千，這般可喜娘罕見。」元戚催道：「快走罷，人都散了，別瘋魔了。」慶如方才走出園來，一路還估量著武林林的容貌裝束，不知不覺，已到寓所，元戚作別自去。這一夜慶如如何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直到天明，等到窗上顯了魚肚白色，不多時晨曦射入，倒反睡著了。直至午後兩點鐘醒來，用些午膳，覺得無聊，便信步來訪元戚，卻又不在，只得獨自僱了一部馬車，想到張家花園去散散心，剛轉到南京路上，只聽得蹄聲雜沓，那馬車接成一字，上面坐著粉白黛綠的麗妹，獅頭驢足的少年，還夾著些西裝剪髮的學生，都是往著泥城橋外迸發，那馬夫只得按轡徐行，魚貫而進，卻見各種西人馬車，一部部超前過去。慶如方記得今日是禮拜，所以格外熱鬧些，此時慶如已改了裝，結了一根假辮，穿的一件湖縐夾衫，外罩一件瓦當文的寧綢馬褂，腳上穿一雙絲襪，蹬著元緞尖圓學士鞋。正是三秋天氣，金風送爽，清氣逼人，在路上看些秋色，不一會進了園門，在安塏地兜了一個圈子，慶如嫌著人多，一經出來，走到海天深處，逛了一回，又見照相處，有許多麗人在那裡照相。慶如踏進門去，看了一回，雖都是北裡名姝，卻無武林林在內，無精打采的出來，踱到停車所在。正待上車回去，忽聽得一陣馬蹄聲，從柳陰中駛出一輛轆皮輪的皮篷車，向園門口直飛進來。車上坐著兩個麗人，左邊一個，襟上簪一個碗大的紅茶花，異香四溢，恍惚是武林林模樣。慶如便不上車了，連忙跟著走來，卻見馬車是徑向東南角上林木陰翳處去的，慶如也就跟去，到一茅亭邊，聽得草地上有笑語聲，遠遠望去，前面一人，穿著月白色的外國緞夾襖，下面束著湖色鑲邊元色花緞長裙，卻正是武林林。後面一個，打扮得乾淨俏麗，卻是個大姐，兩人一頭說話，一頭緩緩走來，剛同慶如打個照面，慶如本要看個仔細，不意到了面前，忽然一陣眼花，逼的不敢仰視，不得不把頭低了，拼命睜開眼時，那人已走過了。

覺得眼中還是花花綠綠的，怔了一會，正待轉身，只聽一人叫道：「大少還沒有走麼？」原來那個大姐，又走回來呼招他呢。